



Angle

引言：劇場作為性別實作的場域

■ 張盈堃 本刊總編輯

本期研究星探三篇文章的交集為劇場作為性別實作的場域，雖然並沒有使用理論的語言，但三篇文章均可回溯到 Augusto Boal 的《受壓迫者劇場》（Theater of the Oppressed）。《受壓迫者劇場》一書可視為群眾劇場，其目標是讓閱聽人實際並參與在日常領域與關注事物的空間之內，透過對話的歷程，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文化秩序與政治實作之間，結構性交互作用的可能性。在劇場中，閱聽人持續討論與分析相關的議題。在此過程中，對現實的重新定義，促使個體否定一些不平等現象的影響力，也因此對霸權的滲透，以及意識扭曲的影響力進行協商。

基於這個目標，Boal 的焦點在把人民——即「觀賞者（spectators）」，劇場景象中的被動實體——轉變為主體、轉變為演員、轉變為戲劇行動的改革者（Boal, 1985: 122）。也就是說，觀賞者未將其權力委任給角色人物（或演員），任其依自己的角度

來演出或思考；相反地，他自己扮演主要的角色、嘗試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、討論各種改變的策略——簡單地說，就是訓練自己從事真實的行動。Boal 提到轉化觀眾成為演員的方法，可以整理成下列四個大概的步驟：第一個階段是身體的了解（acknowledge of the body），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練習，人們可以認識自己的身體，認識它的侷限性和可能性，以及它被社會化扭曲的情形和重新建構的可能。然後，下一個階段是強調讓身體更具有表達性（making the body expressive），透過一系列的劇場遊戲，人們開始以身體來表達自己，拋棄一般性的習慣表達方式。第三與第四階段把劇場作為語言（the theater as language）與劇場作為論述（the theater as discourse），前者強調人們開始把劇場視為一種活的語言，而且就存在此時此刻，不是展示舊時景象的已完成作者；而後者強調透過一些簡易的形式，讓身體觀賞者的演員（spectator-actor）根



據自己的需求創造各種場景 (spectacle)，探討某些特定的主題或演練某些特定的行動 (Boal, 1985: 125-126)。在這樣的理論下，受壓迫者劇場就是多個單一個體的劇場，更是一種集體性的展演。

以臺灣的脈絡而言，實際的案例包括：差事劇場與烏犬劇場。鍾喬結合「菲律賓教育劇場 (PETA)」以及巴西 Boal「受壓迫者劇場」兩種模式，創立差事劇場。PETA 是一門結構完善的劇場模式，將表演與社區教育整合，教育性質較強烈；而受壓迫者劇

場則使用「提問式」的操作手法，引領參與者去思考，並增加彼此對話。藉由戲劇表演方式，讓社會中被壓迫者的聲音被聽見。此外，烏犬劇場也有相似的目標，藉由表演藝術來訴說關於社會、關於人的非單一版本故事。喚起人在真實世界被擠壓的記憶，並持續實踐與行動，開啟身上更多的能動性。

除本期的三篇文章外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與相關性別研究已累積不少的論文，整理如下，提供給讀者延伸閱讀參考。♥

參考文獻

- Boal, A. (1985). *Theatre of the Oppressed*. New York: Theatre Communication Group.

延伸閱讀

性平季刊 (按照期數排列)：

- 林以加 (2003)。女人戲法、作夥玩：女人戲法行動劇團的組織、發展與教育實踐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24：16-23。
- 賴淑雅 (2003)。遊戲、劇場、性別教育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24：53-62。
- 吳美枝、林昱貞 (2006)。想像、跨越與改變：戲劇教學的無限可能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35：46-51。
- 蘇芊玲、林昱瑄 (2011)。透過戲劇貼近學生：介紹一個跨國研究案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54：103-112。
- 潘玉霞 (2012)。戲說性別教育舞臺劇的演出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60：33-36。
- 曾靖雯 (2014)。對想像的想像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68：35-42。
- 李博泓 (2016)。挑戰改變的迢迢路：以性／別戲劇教育貼近青少年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，74：87-91。

其他：

- 林昱瑄 (2012)。與青少年「搏」性別：戲劇課堂中的性／別動力與教學實踐。女學學誌，30：47-82。
- 賴淑雅譯 (2000)。被壓迫者劇場 (Augusto Boal 於 1979 年著 *Theatre of the Oppressed*)。臺北：揚智。
- Gallagher, K. (2001). *Drama Education in the Lives of Girls: Imaging Possibilities*. Toronto: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.